

唐小禾 著

重返埃及

湖南美术出版社 RETURN TO EGYPT AGAIN

- 重返埃及
- 巴黎是个大海洋
- 维也纳书简
- 在意大利旅行

湖南美术出版社

重返埃及

唐小禾著



重返埃及

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长沙市人民中路 103 号）

唐小禾 著 责任编辑：刘海珍 封面设计：郭天民 责任校对：彭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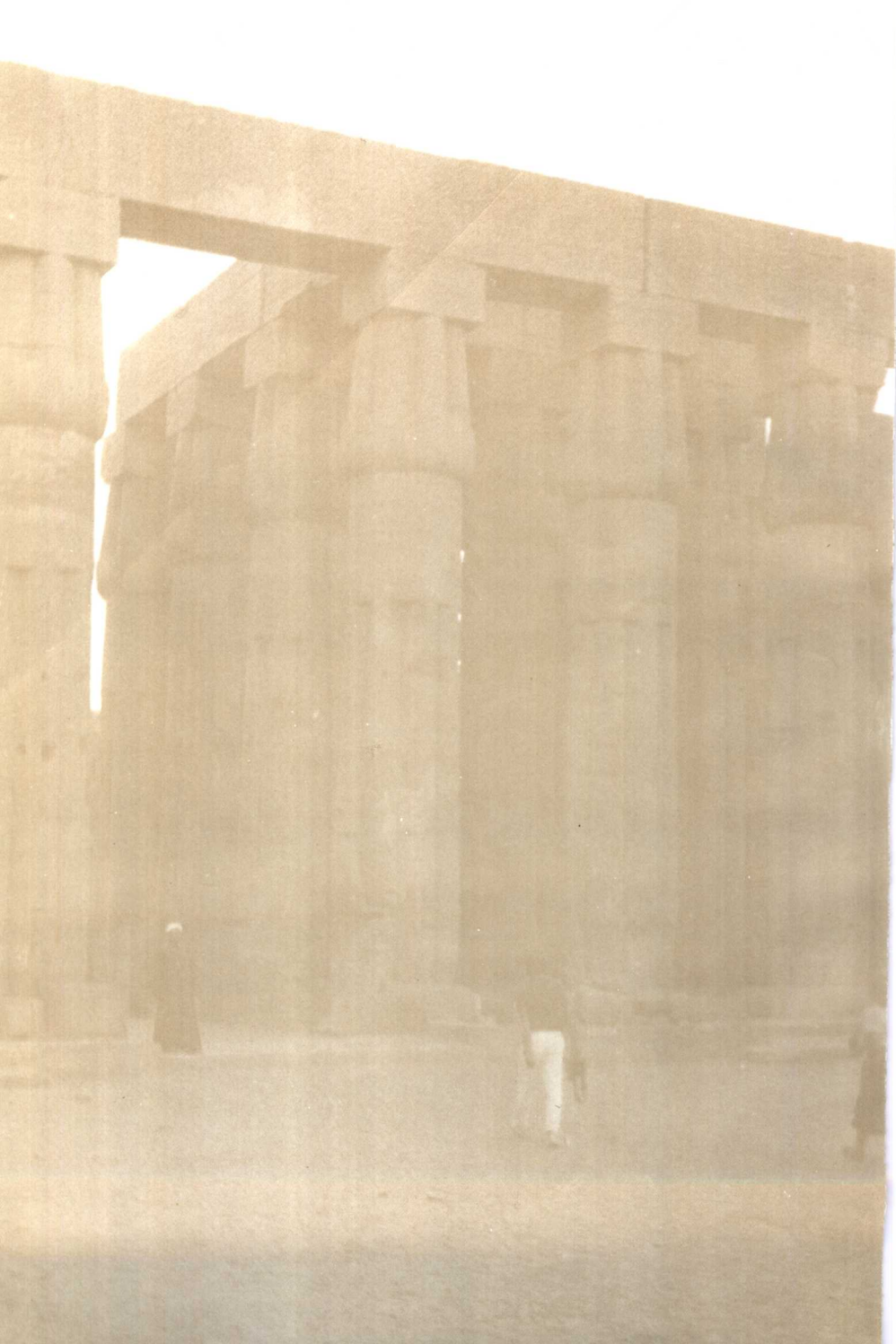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2 彩插 16 页 文字 26.5 万

1996 年 2 月第一版 1996 年 12 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 3001—8000 册

ISBN7—5356—0821—3/J·748 定价：28.00 元







作者简介

唐小禾，湖北武昌人，1941 年生于四川江津。少小习绘画，1957 年就学于湖北艺术学院附中，1965 年毕业于湖北艺术学院美术系。曾任湖北省美术院创作员、一级美术师、副院长。1993 年选为湖北省美术家协会主席。1994 年任湖北美术学院院长、教授。

从事油画和壁画创作，长期与程犁合作，主要作品有《楚乐》、《火中凤凰》、《生命的归宿和起点之舞》、《天籁》等。作品曾获全国、全省美展金质奖数次。

1987 年与程犁应邀赴埃及完成开罗国际会议中心壁画《埃及七千年文明史》、《地久天长》。1991 年又应邀赴维也纳作画。借此机会游历欧亚非 11 国，写心得文章数篇，结集为《重返埃及》。

目 录

尼罗河与长江——代序	徐迟	(1)
序	查世铭	(5)
“喝过尼罗河水的人将再到埃及”——引言		(9)
一、西行的航程		(13)
花园岛国纪事	北线，空中的思绪	
二、尼罗河是蓝色的——埃及自然和历史的画卷		(21)
三、开罗速写		(32)
四、法提米德——还未消散的历史浓雾		(42)
五、“下临诸河的乐园”		(56)
“新开罗”“死人城”	河边夜趣	
六、迈哈福兹先生的脚步		(67)
七、永不复明的暗夜中璀璨的星星		(72)
八、宰曼尼克岛上的开罗文化中心		(85)
雕塑家迈哈茂德博物馆	新歌剧院	在开罗看美展有感
九、开罗的中国土地		(97)
十、“凡兰，阿胡”——艺术家，兄弟		(101)
开罗美术学院	萨拉哈与法鲁克——我所认识的两任院长	
“卸妆”后的穆斯塔法次长	勒瓦尔次长	顶楼上的扎克里亚之家
山米的杰作	芒果园中的曼门多哈别墅	达尔维希的艺术博物馆
十一、黑白、图玛德		(130)
又过东郊	迈阿迪之夜	水车村一日
卡伦湖	椰枣林凉棚下	
十二、“百座城门的底比斯”		(147)
卡纳克神庙——“人类所有的想象力在这里都僵死和失落了”	卡纳克的声乐光——历史的幻象	尼罗河上的圣船——卢克索神庙
晚上才开放的卢克索博物馆		

- 十三、日落底比斯西岸的山谷 (172)
金字塔山下的帝王之谷 金字塔山门——女王陵 夕阳斜照拉
美西斯古堡 回到东岸——穆罕默德家的不速之客
- 十四、“不到阿斯旺不算到埃及” (186)
阿斯旺途中——神庙的走廊 阿斯旺峡谷暮色 人类第一
石碑 湖中的菲莱神庙 阿斯旺大水坝 阿布·辛贝勒
——人类的两座不朽的纪念碑
- 十五、从红海到地中海 (200)
东去苏伊士运河和西奈半岛 亚历山大城 塞得港的市场
- 十六、在开罗的中国工地上 (218)
- 十七、告别金字塔 (230)
金字塔——永不厌烦的话题 吉萨——萨卡拉 金字塔的
晨昏

外五篇

- “巴黎是个大海洋” (265)
- 乘火车经莫斯科去维也纳 (299)
夏日的西伯利亚一片翡翠 红都感怀 去维也纳的路上
- 维也纳书简 (315)
维也纳 萨尔斯堡 阿尔卑斯 布达佩斯 美术学院 歌
剧院
- 在意大利旅行 (359)
驱车亚平宁——威尼斯 米兰 佛罗伦萨 比萨 罗马！
——米开朗琪罗 拉菲尔 贝尔尼尼 罗马的广场浴场博
物馆 古罗马广场 斗兽场 小鸟的集会 梵蒂冈圣诞弥
撒归途
- 我到过板门店！ (404)

后记

尼罗河与长江——代序

徐迟

两条大河，尼罗河与长江，是在两位画家的心灵上汇流的，而后又分流到各自的两座城市，灿烂辉煌地奔流不息，发出闪耀光芒于各自的国家的城市建筑物的墙垣上。

一座建筑物在尼罗河上，埃及首都开罗的，国际会议中心；另一座在中国长江上，古郢都的江陵的，荆州博物馆。

在国际会议中心的大会议厅前的壁画，名叫《七千年埃及文明史》。五个历史时期：它们是法老时期、希腊罗马时期、伊斯兰教时期、工业时期和今天。它的画风是古典主义现实主义的，构思非常简约而又非常完整，山水、人物、思想也都表现得十分清晰，栩栩如生。长 29 米，高 3.2 米，面积为 92.8 平方米，气势庄严、肃穆、平静、美观。

而在荆州博物馆的门厅三面墙上的那幅壁画，名叫《火中的凤凰》：一侧墙上，有一对凤凰自自在在地，在乐园内飞翔；对面正中墙上，则有三只凤凰，在自为地，积香木以自焚；另一侧上，是一只再生的凤凰，自由地，从火焰中飞舞而来。它的风格属于象征主义的浪漫主义，构思比较深沉，而又非常生动。长 30 米，高 3.6 米，面积为 108 平方米。形式、

色彩、意象、精神却是轩昂而奋发，作激情之感召。进入这博物馆的门厅时，观者便卷进到这画，和古老的神话的旋涡之中去了。

这两幅画是差不多同时画起来的。前者之形似，形胜于神；后者神似，神胜于形。

埃及的那幅画已立刻博得埃及本地和前来参加各种会议的世界人士的好评，荆州的画面也获得了当地的，包括农民的和来自世界各国的旅游游客们的热烈赞扬。

然而两者的艺术境界全然不同。《七千年埃及文明史》是这样出色的作品，但《火中的凤凰》却比前者更胜一筹。这与两位画家对人生的认识，对生活的体会，对自己把握不同题材的深度，以及对人类灵魂所追求的未来憧憬是有密切关联的。

两条大河，两个古老的民族，各有自己的渊源和发展，并不是容易把握住的。在埃及，他们参观了许许多多的古迹，所付出的全身心劳力和思维，赢得了如此精确的古国的印象，诚然可喜可贺。

然而在江陵奔流过的滔滔长江，同时是在他们自己的血管里流着的，从自己心房喷出的血液呵！《火中的凤凰》就不是一个鲜明的印象问题。它竟然是我们这民族的再生，从烈焰中复活和飞腾到至为高尚的境界去的一种渴望了。因此所取得效果就不一样。

然而我必须给画家们指出的，他们献给尼罗河的赤忱的心是可贵极了，但是我们却要求他们以同样的，甚至加倍的，乃至三倍的炽热的赤忱，奉献给予长江，如果他们想作出更大贡献的作品来，譬如说，比郭景纯的《江赋》所绘画在文学中的长江长卷、巨幅图画上的，还要更美，更精神，飞翔得更高的话。

郭景纯以晋室中兴，宅江外，乃著《江赋》，以述川渚之美，他决不是不可超过的。要在两位画家吃透诗中之画，把力气下在毕生功夫上。千万不可不务正业。何况世界上还有印度的恒河，美国的密西西比河，刚果的刚果河和巴西的亚马逊河呢。

以上是前几年给唐小禾和程犁两位画家写的小品文字。却没有想到，唐小禾果真吃透了诗中之画，又来到画中之诗，写出了两部数十万言之诗篇来。其中一部，就是这本《重返埃及》。我感到十分快慰，没想到画家的文笔不输于他的画笔。而他们的行踪所至，就像是沿着古文明的路线，有埃及、卢克索、底比斯和巴黎、维也纳、意大利（威尼斯、米兰、佛罗伦萨、比萨和罗马）这等等的繁华城市。画家来向我索序，并附着我的这篇《尼罗河与长江》。乃添上这一段袅袅余音的话，爰以代序。

1995年7月7日于武汉市

序 查世铭

当小禾把一大摞整整齐齐的文稿放在我面前时，他开心地笑了，笑得像他的漫画自画像。

他确实应该笑了。两年多的时间有多少殚思竭虑、夜不能寐的日子，使他太累。每每见他下班回来，一句话也不说倒头便睡。这时，做好饭的夫人很是为难：叫他不是，不叫也不是，心疼地直打圈。他一觉醒来或许拿几块饼干、冲杯牛奶又去上班了。晚上一批批客人接踵而至，他对客人礼貌而热情……送走最后的客人，才开始他心驰神往，欲罢不能，欲罢不忍，令他着迷和难忘的回忆与向往之中。

在他写作的时候，你不用看他写什么，只看他的表情，就知道这时他是喜悦、是愤慨、是沉思还是兴奋。正如他作画时那样，当他的脸变形时，他笔下一定会出现一个滑稽可笑的人物，当他给你瞧时，他一定会笑在你的前面。倘若你会意地笑了，他便大笑起来，久久不能平静。他随时可以让人分享他的快乐，分担他的忧虑。他是一个敞开胸怀的人。他真实、坦率，毫不做作，无隐瞒、无戒心。

当他学会计算机代笔后，写作的兴趣就更大，常常不厌

其烦地向人介绍如何地操作，或读一通他刚刚写就的篇章，使他获得很大的满足。他的第一部计算机出现“病毒”时，辛辛苦苦输入的十几万字毁于一旦，初学的他，对于机器过份信赖，竟没有做软盘备份。他懊伤了好多天，那脸上无可奈何的表情是显而易见的，只得从头再来。

他做事极其认真，有时认真得使旁人受不了的地步，而他却不以为然，照直做下去。这也许是一种祛除了一切杂念的专注吧，或许是创造新奇的欲望的魅惑力大到使他不顾一切的程度。那么执拗和自信，那么质朴和空灵。那吸引他的到底是什么东西？谁能解释一个思想敏锐、知识丰富、训练有素的人在他的书房里所得到的乐趣？

他的记忆力非常强。若你与他同道在街上漫步，他可以将身旁飞驰而过的汽车一一地说出名牌和型号来，一些我闻所未闻的车名，以及它生产于什么国家、哪一代的产品……有时我真以为他信口开河，但等你第二次、第三次问他的时候，回答是一样的，这仅是一例。这种记忆力来自他的天赋和生活中广泛的兴趣。

在这本书里被他提到的有十来个国家，几十个城市，无数的街道巷间、名胜古迹、山川地貌；无数的地名、方位东西南北、花草树木；经纬、时差、气温；无数的体量、尺度；无数的年代、历史掌故，政治、经济、宗教；无数的人文渊源地理变迁、英雄帝王百姓、民俗风情；还有那么多的博物馆、纪念地、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那么多的建筑、美术及流派……广泛涉猎。这就不仅是一种记忆力的天赋和一般的兴趣，而是勤奋专注的个性，饱学之士的品格。

这部书有个很不一般的特点：这是一位画家眼里的世界。他尤其盯着的是一个纷繁、博大的艺术圣殿，迷恋地作一番美

的巡礼，作一次历史具体的细致研究，把他所亲历过的真实一一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从原始时代、古代西亚（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从古代希腊、罗马至欧洲文艺复兴；从学院派、巴洛克、洛可可至 19 世纪的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到印象主义；从现代绘画至现代主义诸多流派……从不同的角度、不同层面上建构自己的美学观念和艺术理想。与一般不同的是，他用第一人称的手法与我们娓娓地述谈，穿插着自得之见、自然之情、自在之趣，将他传统的滋养、人生阅历、文化积蕴、艺术的品位，使这些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哗地一声奔泻而出，吞吐千年。把历史的、自然的、生命的、艺术的浑然交融。使过去书面上的间接知识立体起来、丰满起来、活跃起来，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学者的情操和睿智，艺术家的个性和敏感。

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这部书稿，除了它流畅的文笔、引人入胜的记述和随处有感而发的议论，它的动人之处还使人感到，这不仅是一本“书”，而是他用了自己的心血和魂魄、一生全部砰然心动的向往、成熟了的智慧和热情，化作托在手上的贡品。

他常常怀着一种使命感，在外域民族与本民族的类比关系之中，由历史的沧桑引发人生的沧桑感中流露着不可抑制的感情。有时还因话还不能说透而苦恼、迷茫，或他自己激越地呐喊后又饱尝苦涩的自我折磨。正是这样的他，令人觉得十分可爱。是呀，固守着深重的民族情感，饱藏着无法超越的民族负载，这正是我们这一代血性赤子的心理写照。

的确，我们很难以欧洲田园式的悠然自怡来面临我们民族历史与现实生活中大起大落的刺激和幻灭，要求自己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只是，对自己以及自己所处时代的心态有个比较性

的体察，有总比没有好一些吧。

这本书中除了带着你翻山越岭去品味外域的民族文化、体验着千百年的感慨外，还常常使你从喧闹的外界中淡出，深深沉入对个体生命纯净的体验和对大自然和谐回声的呼应，那宁静致远的意境使你恬淡超然地寻求自我精神家园。在他心灵私语和倾诉中，还深藏着对先辈（不管是本民族的还是外民族的）对亲人、朋友、老师的怀恋。流露着被人惦念和怀念他人的幸福。也许，正是这种幸福，这人类最美好最平凡的情怀，滋润了他的心灵，充满了激情，酿造了这本书。每每文思所达，都有些精致的感触，让我们相信真实与美好并没有死亡。

我清楚地记得他从国外用铅笔写得密密麻麻的来信，我们全家在停电时围在烛光下捧读的情景；也记得他每次从国外回来后那些日日夜夜的聚会；那些摄录着异域风物的影像、图册、工艺品；金字塔的石块、维也纳森林的黄叶、阿尔卑斯高山上的树枝……那些叙述感触中的声言状貌，即兴的风趣，这书里哪有可能都复述得下来呢？总有遗珠之憾的。然而，他已写得够多了，时间和精力不允许他继续下去，还有更多的工作和任务等待着他。如今满头花白的他，将他所喜爱的艺术和劳作暂时地搁置一旁，在全身心地完成着他新的“使命”，事无巨细地做着学院的行政工作。这么专注的人，有什么能难倒他的呢！

好了，我这篇饶舌的记述，在此为序，以报命焉。

1995年5月10日于武昌县华林寓中

引言

“喝过尼罗河水的人将再到埃及”

我生长在世界大河长江之畔，这里江河浩荡湖汉纵横，青绿的山岭延绵，田畴布满丘陵平原。这里四季分明，云蒸霞蔚气象万千，春润秋燥夏炎冬寒风雨雷电霜雪冰凌交替往复无穷。大自然赋予我们乡土多少的生机！

当我去到世界上另一条大河——流淌在撒哈拉大沙漠上的尼罗河时，我为它迥然不同的自然景观所震骇了。那里，除了河水仅能浸润到的狭长地带和入海三角洲外，在大片的荒原和山脉之上几乎是没有植被的。永远的晴空中高悬着白炽的太阳——古埃及人至高无上的神霍鲁斯，他毫无遮掩地烤灼着那板结的沙原、活动的沙丘和裸露着石灰岩、花岗岩、玄武岩的山头。除了初夏干热的南风，大气似乎凝固了一般。然而，它却使我领略了另一种自然的美，那干涸贫瘠而又坦荡的大地不用任何中介无言地面对宇宙苍穹，它孤寂、虚无而更觉恢宏。

我惊异于埃及人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中竟得以长久地生存，并创造了永世屹立在天地之间的文化奇迹。

我初到埃及就听说了一句家喻户晓的古老谚语：“你要学知